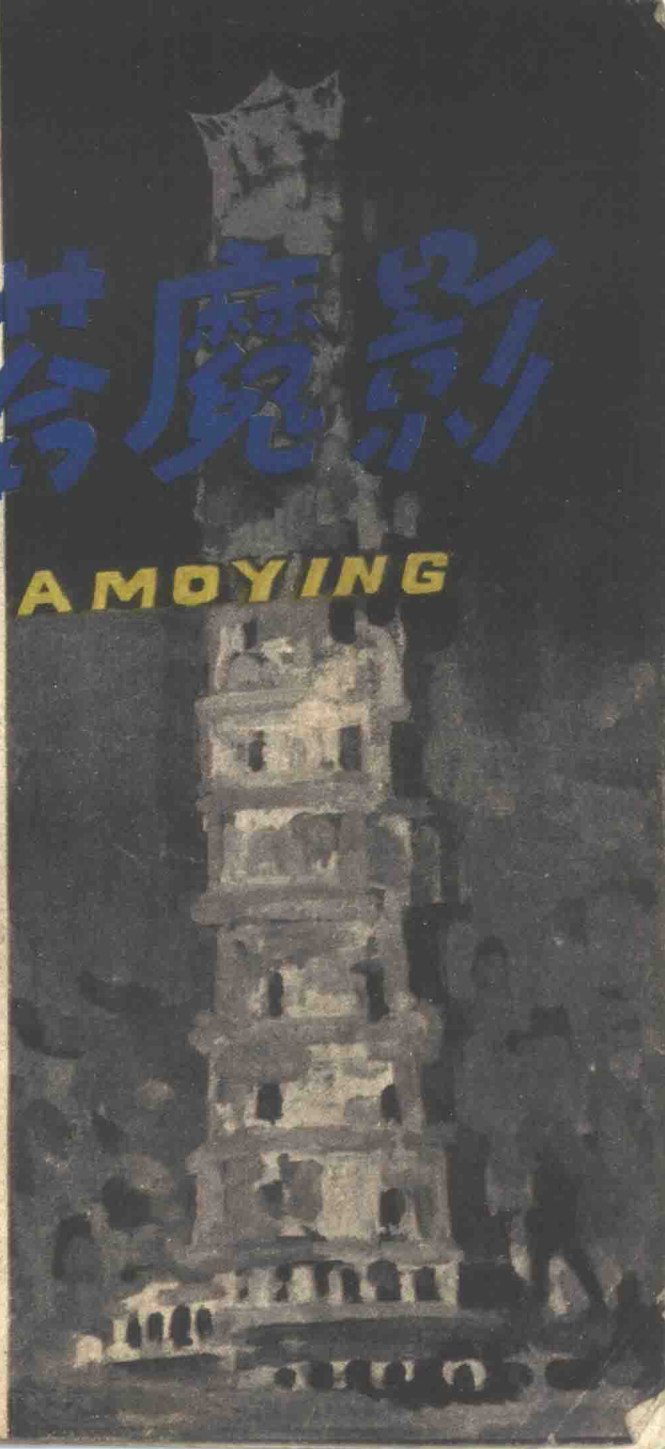


李 润 山 著
陆 扬 烈

古塔魔影

GUT AMOYING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古塔魔影

李润山 陆扬烈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特小说。

在中日建交前夕，海外某特务机关派遣一个代号“魔影”的全能特务，潜入开放港灵光市。他打算趁一个日本专家团在参观灵光塔时，连人带塔一起炸毁，破坏中日友谊。在我公安人员机智搏斗下，敌人阴谋终于破产。

小说构思新奇，气氛紧张，情节起落参错扣人心弦。文字优美。

古 塔 魔 影

李润山 陆扬烈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75 插图4 插页2

印 数 1—300,000

书号：10100·378 定价：0.50元

代 序

太阳从海上升起，
山峰岛影一衣带水，
雄伟的昆仑和富士啊，
在海空亲切相会！

目 录

代 序

一 灵光塔影	1
二 寻人启事	14
三 一首奇诗	22
四 女皇旨意	28
五 “兄弟”重逢	42
六 警犬追踪	55
七 恶魔钻心	65
八 鬼魂窃语	76
九 运筹帷幄	84

一〇 蛛丝马迹	91
一一 特殊任务	100
一二 突然袭击	115
一三 此路不通	130
一四 平静的夜	139
一五 鱼没上钩	145
一六 塘边炸弹	155
一七 魍魉末路	163
一八 古塔旭日	177

灵 光 塔 影

上

灵光塔顶看日出，是夏芸和孙耀国新婚假期中的一项活动。

灵光塔在古塔山之巅。从市区到塔山山麓，约五里路，铺有平坦宽阔的柏油路面。山路有石板的坡道，也有石级路。全长有一里多些。

夏芸和孙耀国恋爱谈了七年，这灵光塔也是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。然而，由于客观上种种原因，上塔顶看日出的愿望，婚前始终未能实现！

这一天，他们的愿望实现了。

七月里，四点半前后，太阳就会从灵光塔前的大海里升起来。所以，这对新婚夫妇把闹钟开足拨在两点半上。三点半之前，他们就赶到塔山山麓的停车场。当他们把两辆自行车推进自行车棚，发现里面已停有四五辆比较新的轻便车。

唔，已经有人上山啦！

夏芸更加兴奋了，锁好车子就拉着孙耀国朝山路奔去。

这时候，那弯如眉梢的新月，已悄悄没入远方的西山。大海上空，升起了那颗明亮的启明星。它的出现，使星海更加灿

烂。从上山的坡道望去，山巅的灵光塔，被笼上一团银色的光晕。越往上走，离塔越近，这团光晕也越清晰。

夏芸从未见过这座古塔有如此奇异的光晕。“难怪它叫‘灵光’塔呀！”夏芸心里说着。她正想把自己这种感受告诉丈夫，前面山路的拐弯处传来一个人的哼唱声。因为周围只有草丛里的虫鸣声，所以这音响虽不大的哼唱声，夏芸和孙耀国都听到了。

突然间，夏芸发现自己的手被孙耀国抓紧，她的身子也不由得跟着孙耀国快步往上赶。

夏芸正想问问他要干什么，已被孙耀国拖拽到了拐弯处。前面有两个一高一矮的人影。在星光的辉映下，看到这两个人都背着竹篓，手里拄着用来拨草驱蛇的棍子。

这是两个采药的人。

发觉后面有人赶上来，哼着歌的那个人就闭住嘴了。两个人都故意放慢脚步，让后面来的显然是上山看日出的人赶到前面去。

他们是采药的，这样做是极自然的事。夏芸根本没有想到别的什么。因此当她和孙耀国越过这两个人时，孙耀国不大礼貌地朝他们看了一眼，夏芸心里就有点不自在。

夏芸这种感觉，不是平空而来的。她认为，这是孙耀国的职业特点。当然，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动作，这都是无可非议的。夏芸只是隐隐感到，侦察人员的这种职业特点，意味着在他们眼里，似乎在不相识的人身上，都有可疑的地方！

如果是别人，夏芸也不会有什么感觉。但那是自己的丈夫

嘛！

现在是新婚蜜月中，自己今天的兴致又特别好，所以夏芸不愿去多想这个事。谁知道，她不再去想，孙耀国自己却问了起来：

“芸姑，”芸姑是夏芸的小名，孙耀国只在没有第三者的时候才使用这个名称，“你注意刚才那两个人没有？”

孙耀国问这话的时候，已离两个采药人有一百多米，而且他俩已走到那棵标志着走掉一半路程的伞形古松下。前面有一段路比较平坦，边走边谈话不致会气喘不过来。

“那个没有哼曲的，左腿骨一定骨折过。”夏芸随口回答说。

“唔，这我没注意。”孙耀国笑笑，“你不愧是位优秀的护士长。”

“谁希罕你的夸奖！”夏芸说，“那人的腿，拐得不算厉害，又因为是上坡，不易看得清楚。如果在大白天，在平地上走，你一定也会发现的。”

“那么，另一个呢？”

“哼曲的那个，怎么啦？”夏芸反问着。

“他哼的是什么曲？”

夏芸极力回忆着，仍是一点印象也捕捉不到。“我一定不知道这支曲子。”夏芸的记忆力是很强的，她学过的歌曲，不会忘记。

“对！这支曲子在这里流行的时候，我才一岁，你还没出世哩。”孙耀国的口气使夏芸感到有点异样。她忙问：

“是支什么曲子？”

“《春的梦》。它的原名叫《支那之夜》。”

“是支日本歌曲呀。”孙耀国会拉手风琴，嗓子也很好。在他们的恋爱史中，夏芸感觉最甜蜜的莫过于，孙耀国动情地、低低地拉着手风琴，两人一起轻声合唱一支心爱的歌了。孙耀国的音乐水平和阅历都比夏芸深得多。夏芸会唱的许多外国歌曲，大都是孙耀国教的。此刻，夏芸顺着自己的思路，说道，“这支歌曲，我好象不曾听你唱过。你唱给我听听！”

“确切地说：这是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歌曲，当年，曾风行整个中国的沦陷区。”孙耀国说完，鼻子里重重地出了口气。

夏芸感到空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

“耀国，你在怀疑这个人？”

孙耀国没作正面回答，他不愿引起夏芸的不快情绪，故意笑着打趣似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不大喜欢我这种职业性特点，好好好，我们不谈这位哼曲人。”

孙耀国的打趣，并没有使夏芸的思想从那团严肃的气氛中摆脱出来。她正经地说：“耀国，你是我的丈夫了。作为你的妻子，我不愿自己的丈夫对所有不相识的人，都抱有——”夏芸终于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。她原来要说的是“怀疑心”，快到嘴边临时改成“警惕心”。“要不然，以后恐怕没几个人敢到我们家里来玩了。”

“芸姑！”孙耀国用委屈的口气申辩说，“这是你强加给我的！”

夏芸笑了一下：“如果真是我强加给你的，我认罪吧。但愿如此！”

灵光古塔，就在他们眼前了。

说完这话，他们跨上面前的第一级石阶。

据考证，这座塔是唐朝大将尉迟恭所建。距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历史。中间经历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个王朝的兴亡变迁，这座塔依旧巍然屹立！

这座塔，使它脚下的城市也因而得名叫：灵光市。城边的海港，也就叫：灵光港了。

五十年代中期，城市因海港的繁荣而迅速发展着。这座古塔也因而被大加修缮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古塔山上以灵光塔为中心，有计划地建立起茶场、果园，建造起林业学校、气象观测站、疗养院。现在，一座现代化设备的宾馆，也已落成。

国家已将灵光古塔山划为对外开放的旅游区。

黎明前的天空是瞬息万变的。东方天幕上的星群，转眼间已融入渐渐明亮起来的晨曦之中，只有启明星独自在那里象个醉汉似的摇晃着，它也准备要去休息了。

笼在灵光古塔塔身上的那团光晕，也已消失。在熹微的晨光里，它的形象鲜明起来：上下七层，塔尖的避雷针直指海蓝色长空；每层都有栏杆，和塔身一样成八卦形；弯弯的飞檐上，蹲着各种各样神话中的小动物；刚换上的琉璃瓦和新漆的朱红栏杆，更使它那古老的生命青春焕发……

夏芸站在古塔下，仰平着脸，凝视着一片已泛起红晕的白云，正荡过塔尖。她好象第一次见到这座雄伟壮丽的古塔，眼睛里闪动着喜悦、赞叹的神情。

从石级路上，快步奔来三对男女青年。他们嘻嘻哈哈赶到

夏芸和孙耀国前面，争着去买票进塔了。

“我们也上去吧！”孙耀国拉了夏芸一把，“再迟了看不到日出啦。”说着，他奔过去买票。

孙耀国自己在心里不能不承认，自从听到那个采药人哼唱“……希娜罗亚罗亚(令人怀念的梦)！”他的思路，就不由自主被拉了过去。事情当然和昨天张光祥悄悄告诉他的敌情有直接关系。这使得孙耀国已无心欣赏海上日出的奇观了！

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孙耀国决不愿意扫新婚妻子的兴！他努力装出依旧是兴致勃勃的模样，在爬塔梯时，一忽儿用手臂挽住夏芸的腰，一忽儿干脆用头顶着夏芸的背，好让她省劲一些，上得快一点。他还不断轻声地鼓动着：

“加油，加油！和太阳比赛呀！”

狭而陡的塔梯，盘旋而上。前后上下都听不到别的人声。夏芸对新婚丈夫这种行动，理解为对自己的亲昵。她心里非常高兴。

他们上到第六层时，夏芸停住脚步，说：“我们就在这一层看吧。”

“好。”孙耀国立即答应。他们过去到塔上来谈情说爱，都在这一层。这是因为，一般人上到这一层，必然再咬一咬牙，干脆登上最高顶了，所以第七层的游客总是最多的。看日出，更是以“更上一层楼”为好罗！

夏芸要在第六层看日出，还含有纪念他们那些热恋的日子的意思。因此，如果她知道新婚丈夫这声“好”，有着心不在焉的应付情绪，她一定会生气的。

他们两人，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，走到第六层的环形走廊

上。塔梯在这一层的出口处，正好朝东。

太阳还没升起。大海此刻平静如镜面。海天混成一体。

夏芸望望天边那些淡玫瑰色的云，靠在孙耀国的胸膛上，轻声问他：“耀国，还记得吗？七年前那个七月……”

“当然！”孙耀国回答着。

他们的思想也紧紧挨在一起，进入那亲切的回忆：七年前的那个七月的一天，护士学校刚毕业的几个女学生，在灵光塔下，用野游的方式庆贺她们走上工作岗位、祝福自己新生活的开始。

那天，正好有一批外宾也来观赏灵光古塔。参加工作已两年的公安员孙耀国，穿着便衣在游客中执行保卫任务。

有个游客的孩子，不小心从斜坡上滑下去。孙耀国离他最近，立即奋不顾身一跃跳下坡底，奇迹般地接住了那个孩子。孩子安然无恙，孙耀国自己左臂不幸骨折。

夏芸目睹了这个身材修长、体格健壮、容貌俊秀的小伙子的英勇行为。孙耀国的形象，最初是以崇敬的感情留在她心里的。

正巧，夏芸分配去的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是孙耀国的劳保医院。孙耀国成了夏芸的病人。于是，就象要好的朋友们说的“上帝早就安排好了的”那样，他们两个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种关系。

那过去了的，常常带着亲切的怀念再现在人们的记忆中。何况是这样的往事呢。

这亲切的往事，使夏芸和孙耀国的心情都激动起来。他们在第六层，手挽着手，顺着环廊走一圈。大约是观察一下有没

有第三者吧！

当他们走回原处时，胆子就大起来了，因为这一层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他们面对太阳即将升起的大海，拥抱着热烈地接吻。此时此刻，两个人都同时回想起，七年前的那一天，他们有生以来，在这里第一次拥抱接吻的情景。无限的甜蜜和幸福，顿时洋溢在心头。生活如果永远如此安宁，没有人来破坏、捣乱，那该多好啊！然而，这不是以任何人的心愿来安排的！

当时，军衔还没有取消。孙耀国的领章上，缀着一面金色的盾。这是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者的神圣标志！

啊，金色的盾！尽管它在孙耀国的领章上早已被拿掉，然而在他心坎上是任何人也剝不掉的！每当在孙耀国的脑海里出现这面金色的盾时，一种庄严的责任感立即充实在他心头。从他的灵魂深处，呼唤起对祖国的大海、天空、河山、大地的无限深情，呼唤起对所有他熟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们的崇高责任感。

此刻，当孙耀国抱吻着他新婚的妻子时，这面金色的盾，又鲜明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了。它呼唤起的责任感和挚深的感情，在孙耀国心头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更加丰富。

孙耀国自己清楚，那是因为他从前天开始，有了妻子。从此，他举起心上的这面金色的盾，不单是作为一名公安战士去战斗，同时也要作为一个丈夫为保卫自己的妻子去战斗！

孙耀国想到这里，采药人的那句“希娜罗亚罗亚”，昨天下午张光祥告诉他的敌情……又牢牢抓住了他的思路。

夏芸没有看出丈夫此刻的心情。她沉缅在幸福的感情中。

她的心情，象这日出前的大海、天空一样宁静，她的思想象天地间不停变幻中的彩霞一样光明、绚丽。

突然，遥远的大海深处喷射出一道耀眼的金光。

啊，太阳升起来了！

夏芸双手抓住栏杆，身子微微前倾，目不转睛地望着。

孙耀国打开照相机，对好镜头。

随着第一道金光的出现，一排扇面形的光柱，相继喷向长空。混成一体的海天，就此被分开。就在那海天分离的地方，火球似的太阳，庄严地冉冉上升。天空间所有的云彩，都因它的出现而变得光彩夺目。蔚蓝色的海水被染红了。早已在忙碌活动着的灵光港，刚苏醒的城市街道和房屋，一片辉煌。被绿树包围和覆盖的古塔山游览区，生机勃勃……

孙耀国已给夏芸拍了四张照片。无论是正面的或侧面的，她都是站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孙耀国说：“走，换个地方去。”

他们绕到塔的南半边略偏西的地方。从这里俯视，正好把石级路的全貌尽收眼底。

这时候，从山下赶来的人，正源源不断在石级路上出现。石级路的上半段已在旭日的照耀下。另半段，正好被灵光古塔长长的塔影挡住。一半亮一半暗，使这条伸展在绿树丛中的天梯式山路，具有一种独特的风采。

“这个背景好极了。”孙耀国对夏芸说，“你站在这里，倚着栏杆。”

孙耀国给夏芸摆好姿势，他后退一步半，踮起脚尖，举起照相机。

他在取景框的镜片上，看到妻子望着他幸福的笑容，也看

到许多游客正在走着的石级路，还看到长长的塔影正擦着半山腰的那棵伞形古松顶，把它的尖顶斜落在一座陡峭的岩壁脚下。

妻子的笑容是妩媚可亲的，背景的构图是完整的、独具一格的，光的层次鲜明而有趣味。孙耀国非常满意地一按快门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把一切都留在底片上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孙耀国在取景框的镜片上，看到在塔影尖顶刚触到的岩壁下，出现两个人影。因为距离比较远，看不清他们穿什么服装。但能看出，他们都背着一只竹篓。从动作上看，他们好象在岩壁下挖什么东西。

这是一堵光秃秃的岩壁，这两个很象是黎明前碰到过的采药人，在那里挖什么呢？那地方会有什么药材呢？

“……希娜罗亚罗亚！”这句哼唱声，又在孙耀国耳边响起。

《支那之夜》这支歌曲，是孙耀国在业务学习中接触到的。它是伴随一个汉奸罪行的历史案件，一起留在孙耀国的记忆中的。因此，孙耀国对这支歌曲十分敏感。

“这两个，真的是采药人？”

孙耀国放下照相机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个人遥望。可惜，没法子赶到那里进行仔细观察。孙耀国只能遗憾地看着他们好象挖得了一样什么东西，放进其中一只竹篓，然后隐没在绿树林中，不知去向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夏芸问了一句，顺着孙耀国的目光，朝前望望。她什么也没看到。当她转过身来时，仍看到孙耀国呆在那里。他的目光

依旧盯着远方望着。他的眉心跳紧着，显然在紧张地思考着什么大事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呀？你！”夏芸不高兴地提高了嗓门责问。

孙耀国这才被拉出刚才的思路。他抱歉似地朝妻子笑了笑，支支吾吾地：“啊，唔！嘿嘿嘿嘿。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夏芸学着他，又继续责问道，“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！你究竟在想什么？”

“嘿嘿。真的没想什么。”

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！”夏芸突然把脸转过去，声调里带有委屈和抱怨，“一共才三天婚假！一生中就这么三天！你都……”

孙耀国心慌起来，急忙转到妻子面前，装出笑脸说：“啊呀呀，你看你！”

夏芸抬起头，狠狠地盯了孙耀国一眼：“哼，你不是保证过的么，说什么：这三天之内，坚决不考虑科里的工作。哼！”

为了不让妻子不高兴，孙耀国只得扯个谎：“我是保证做到的呀。”

夏芸把他推开：“算了吧，我的副科长大人！我问你，昨天下午，小张来干啥？”

“给我送新到的《红旗》呀。”

“我给你们去煎馄饨的时候，你们在谈些啥？”

张光祥是侦察科最年轻的侦察员。他在农村长大，工作还不到一年。小伙子为人忠厚憨实，工作热情极高，乐于帮助同志。他除了本职业务工作外，科里的一切杂务事，他都抢着揽在自己身上。昨天下班送《红旗》来，就是其中一例。

张光祥放下《红旗》本来就要走，被夏芸死活留住，还要煎